

老戏台

冯俊科 著

冯俊科中篇小说选



老戏台

——冯俊科中篇小说选

冯俊科
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戏台:冯俊科中篇小说选/冯俊科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ISBN 978-7-02-013543-1

I. ①老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84053号

责任编辑 王永洪

装帧设计 崔欣晔

责任印制 王重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66千字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11.5 插页3

版 次 2018年3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543-1

定 价 4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 录

老戏台	001
鸦雀无声	050
何处安放	103
大马士革来信	155
哥,咋整的?	193
尘灰满街	235
湟梁村手记	311

老戏台

元宵节还没到，老戏台前又热闹起来。

老戏台坐落在湔梁村正中央，三面长满荒草野树，台前那片空地是村人休闲纳凉的场所。戏台到底有多老？村里没人能说清楚。五尺多高青条石堆砌的台座，五脊六兽的架构，歇山式屋顶，斗拱支撑屋面。据祖宗们传下话说，村里过去每逢节庆婚丧嫁娶，大戏在台上开场，耍老虎斗狮子滚绣球，村民云集热闹非凡。农村刚刚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那阵子，有些流浪的民间艺人在戏台上说书、耍猴、玩些小杂技魔术，挣几个零钱混口饭吃。近十多年来，老戏台荒废了。房顶塌了好几个窟窿，露出檩条大梁椽头，瓦垄里长着荒草小树，在风中摇晃。五条虎身屋脊上的筒瓦龇牙咧嘴，有的已经脱落。六只虎兽头掉下来仨，剩下仨有两个摇摇欲坠。戏台上人屎狗尿鸟粪，老鼠刨窝盗的土一堆一堆的。老戏台倾而不倒，大概得益于四角那四根台柱。那四根粗大的圆木台柱虽然漆麻斑驳脱落，却也还坚挺，屹立在四块雕着虎爪的青石柱础上。

老戏台前热闹，是因为溷梁村选村长。

一个多月前，干了八年的老村长辞职到深圳去经营自己的房地产公司了，位置空缺，就选新村长。明天正式选举，今天是司马同和王狗头两个人最后一场演说。老百姓都说：“村长村长，村里皇上。”有了皇帝大权，想干啥不成？要不你看现在，哪个村选村长不像打仗？

司马同是退伍军人，面色微黑，两眼有神，一年四季穿条绿军裤，走路两腿呼呼生风，像忙着去救火似的。王狗头比司马同大七八岁，司马同却看不起王狗头。不仅司马同看不起王狗头，村里很多人都和司马同一样。生产队时，王狗头整天一副病恹恹的模样，时常请假说外出看病，有人发现他跑山西倒腾煤炭跑广州倒腾铁棍山药去了。大队派王狗头赶着两头驴去焦作给队里的“五保户”拉煤，回来时只剩下了一头。王狗头哭得两眼泪汪汪的，说：“半路上碰到一头公驴，咱队那头母驴发情，跟着公驴跑了，死活拉不回来。”后来有人说，王狗头在回来的半路上把那头驴卖了。

司马同说：“就这种鸡巴人，敢让他当村长？”

张小孬是司马同的邻居发小，说：“同哥，你还真别这么说。旧社会有枪就是草头王，现在有钱就能当村长。”

王狗头是溷梁村现在最有钱的。一九七八年，司马同去部队当兵，五年后退伍回家，王狗头已经发了，是县里有名的万元户。村里的第一辆小汽车是王狗头买的，他开着车嘀嘀地满村跑。村里第一栋三层小楼是王狗头盖的（老村长家盖的是两层小楼），外面还贴着瓷砖。他还开了个“温溷保健品公司”，把熟地黄研成粉兑草木灰做成六味地黄丸，铁棍山药磨成粉兑玉米面做成五谷壮阳散，大把大把地赚钱。

冬寒还没有退去，残雪斑斑点点，散布在草丛里树根旁背阴

处。老戏台前显得有些冷落。村民们三个一伙五个一堆地有说有笑，悠闲得像散放的羊。

张小舜说：“同哥，听说今天王狗头家杀猪宰羊弄酒，请全村人吃喝。”

司马同说：“请吃喝了就能选他？”

张小舜没说错，溷梁村很多人都在那一条主街上。

溷梁村只一条东西走向的主街。王狗头他爹王和尚六十多岁，带着王瘸根等一帮王姓本家，在街上支了九口大杀猪锅，锅里煮着猪肉羊肉，炖着粉条粉皮白菜肉丸，蒸着大杠子馍，做着糊辣汤。王和尚持一根榆木烧火棍，一边在灶里拨火一边喊：“元宵节咱全村人一起提前过，不管是张王李赵姓啥，也不分男女老少，都来吃吧，全村大聚餐。”饭菜的香味儿在村里飘散开来，村里的大人孩子像赶集似的，纷纷拥来，越聚越多。不少人已掂着小盆端着大碗拿着筷子在等。王和尚抬头看看天，快中午了，喊“开吃喽”，人们疯了一样抄起勺子到锅里舀肉菜糊辣汤，拿筷子扎杠子馍。

老戏台前，司马同对张小舜说：“开始吧。”

张小舜一挥手，支持司马同的那帮杂姓人，咚咚咚敲起鼓当当当打着锣啪啪啪放起了二踢脚。戏台柱子上挂着的两只大喇叭轰然响了起来，播放着刘中河唱的豫剧“有为王我坐江山非容易……”刘中河是豫剧大家，那嗓音虽说有些嘶哑，真假唱腔混搭，却也浑厚激昂，把“坐江山非容易”唱得坎坎坷坷豪气奔放风云激荡。

吃喝的人们听见响声，端着碗提着酒瓶边吃喝边往老戏台走。有人不知道是干啥，相互说：

“咋了，又唱戏？”

“唱个狗比掰^①，这年月谁还唱戏？”

“新野县耍猴的老曾又来了？”

“老曾多少年没来了，早要不动猴了吧？”

“不是耍猴，还是为了选村长。”

人们到了老戏台前，见司马同面前放着一张麻将桌，麻将桌上摆着一堆钱，垒得像小山一样。老戏台的两根前台柱上，拉着一条横幅：“选我当村长，投资二十万。”那二十万块钱，十块一张五千块一捆，整整四十捆。二十万块钱，对靠种地为主要营生的溷梁村人来说，绝对不是个小数。庄稼人心里都有一本账。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，辛苦劳作一年，种出的小麦一斤卖一块多钱，玉米一斤卖七八毛钱，二十万要流多少汗珠子？卖多少斤小麦和玉米？

老戏台前人聚得多了起来。

王狗头也来了。王狗头使劲吸了一大口烟，吐出一团烟雾。他挥挥手驱赶着烟雾。烟雾散淡了，露出了他那张脸。他三十七八岁，高高的个子，小平头，啤酒肚，脸上细皮嫩肉，丰满红润，散布着几个麻坑，一天到晚总是堆着笑，像庙里的大肚子弥勒佛。他说：“父老乡亲，我和小同其实没啥大分歧，就为拆不拆这老戏台。我自己掏钱修十字大道，二十米宽。这是建设咱新溷梁村的大工程，可大道正冲着老戏台，老戏台不拆咋修？”

王瘸根原名王常根，因跳墙偷生产队仓库粮食摔瘸一条腿而得名。他端着大海碗往嘴里拨一个肉丸，胡乱嚼两下吞进肚子，喊：“拆吧拆吧，留着它有尿用？”

王和尚拖着烧火棍来了，棍头的火已经熄灭，冒着淡淡青烟。

① 狗比掰：溷梁村土话，意思较广泛，或指某人做的事说的话不咋样、不顶用，或对某人做的事说的话断然否定，或骂某人不是东西。

他说：“早该拆了，天天戳在村中间，看着它就像又回到了旧社会，直想流泪。”

村里王姓人多，抱团儿，他们都支持王狗头。

司马同问王狗头：“修十字大道，就非要拆老戏台？”

王狗头说：“我请李嘉诚的专用风水大师来看了，说这戏台戳在村正中间，阻断气脉，财路不通，挡住了全村人发财致富。”

司马同一笑，说：“李嘉诚的风水大师？净瞎鸡巴喷吧。风水仙儿的话哪有真的？”

王狗头也笑了，说：“老弟你看看，这些年发起来的大款和升官的人，哪个没请风水大师看过？”

司马同说：“老戏台没有拆，这些年你不也发了大财？”

王狗头说：“咱要当村长，哪能光想着自己发财？”

张小孬爱开玩笑，他说：“狗头，拆吧，拆了建个溷梁村天安门城楼，你在上面挥着手，全村人在下面背着锄头排队走，让你检阅。”

人们大笑起来。

王狗头没笑，他吸口烟说：“孬，要不叫恁爹来看看？”

张小孬他爹是村里的风水仙儿。

王狗头说：“看看咱村这些年一直富不起来，是不是老戏台坏了村里的风水？”

张小孬说：“还用叫俺爹？我看了，风水轮流转，穷富转眼间。这戏台留着，将来还能再唱戏用。”

人们一听就知道，张小孬是在向着司马同说话。

王和尚岁数大辈分长，说话常带一句骂人的口头语“咦——我日死恁娘”。他把烧火棍往地上杵了杵，咧着嘴说：“咦——我日死恁娘，再唱戏用？我问你，现在谁还再唱戏？谁还再看戏？那

电视机里，赤肚肚唱歌的，光屁股跳舞的，搂着亲嘴的，想看啥没有？”

王瘸根说：“当年县里的豫剧团多牛×，现在都跑狗比掰哪儿去了？”

村民们听了这话，嘀咕起来。也是，五六十年代的县豫剧团，在农村人的心目中，那就像现在的中央电视台。可一改革开放，县豫剧团咋就没了？剧院改成了超市，卖鞋袜背心裤头猪肉羊肉胡萝卜大葱小猪娃狗崽子。戏台上支着几口大油锅，哗哗翻滚冒着青烟，爆炸着油条麻花肉丸子。演栓保银环李玉和李铁梅阿庆嫂柯相江水英的角儿们，拉板胡二胡吹唢呐笛子敲锣打鼓拍镲的，现在都忙着跑红白大事歌厅舞厅饭厅酒吧，一门心思挣大钱去了。

王狗头用中指头优雅地弹去烟灰，说：“瘸根老弟说的是。县豫剧团都没影儿了，咱村还留着个塌了的老戏台，让它挡住全村人发财致富的路？”

司马同并不退让，说：“县豫剧团的事咱管不了。这老戏台是湟梁村祖宗们留下的物业，不能拆。将来有了钱，再好好修修，留给子孙们。”

说心里话，这老戏台留着到底有啥大用，司马同也真不太清楚。只是因为与王狗头竞选村长，成了对手，自然就事事对着干反着来。你说东好，我就偏说东不好。

世间事就是这样，再好的也会有不足，再不好的也有优点，关键看你往哪边说。就这个老戏台，你要说拆的好处，我就偏说不拆的理由。这就是湟梁村人说的：马往前拉牛往后坐——较劲儿。

村民们吃肉喝汤啃蒸馍喝酒，围着司马同和王狗头，像是看当年新野县的老曾耍猴。

司马同见这阵势，感觉到在老戏台问题上，不会有人挑明了支

持自己。他两手从桌上拿起两大把钱，招摇着说：“选我当村长，投资二十万。六万修村里的路，十字大道十五米宽。五万盖养老院，村里人到了六十岁免费吃住。六万翻建小学校，平房拆了建三层楼。两万打机井铺自来水管，家家不用出门用上自来水。一万安路灯，村里天天夜里亮得像白天。”

张小舜大喊：“好！好！”锣鼓声喝彩声吵闹声口哨声二踢脚在空中啪啪爆炸声，又响了起来，老戏台前又是一阵欢腾。

有人递给司马同一个已经啃了两口的杠子馍，说：“同哥，先吃，吃饱了再吆喝。”

司马同接过杠子馍放在桌边上，说：“看到这么多老少爷们来捧场，心里高兴，不知道饿。”有人递给司马同半碗糊辣汤，说：“同哥，喝汤喝汤，润润喉咙。”

一只狼狗从戏台后面树丛里出来，穿行在人群里，四蹄踩地无声，缓慢悠然潇洒。两只狗眼不大，似睁非睁的，露出傲视人间一切的神情。它不急不躁，不叫不咬，悄无声息地走到桌前，两只前狗爪轻轻地抬起，柔柔地搭在桌上，狗嘴一伸叼着蒸馍，又悄无声息地走了。司马同接过碗喝一口糊辣汤，伸手去拿蒸馍，拿了个空；低头看时，才发现桌上蒸馍没有了。

几个王姓人看着司马同和他的那一堆钱，眼神有些不屑一顾，嘴里嚼：

“这个鸡巴货，从哪弄恁些钱？”

“妈那×，现在干啥都是何塘墓碑——要钱。”

何塘是何许人也？在温县沁阳孟县一带，不知道何塘的人多，不知道“何塘墓碑——要钱”这句歇后语的人少。这一带当年曾有一出老怀梆戏叫《何塘墓碑》，唱得家喻户晓世代传说。何塘是明代怀庆府河内（现河南省沁阳市）人，著名的文学家、理学家、音

乐家、数学家。嘉靖二年任浙江提学副使，三年任太常寺少卿，四年任太常寺正卿，官至右都御史，掌南京都察院事。嘉靖二十二年（1543年）病故家乡，葬于怀庆府城南门外的何家祖茔。何塘一生廉洁，死后没有钱财留给子孙。他生前自己写下碑文：子孙胜似我，要钱何用。子孙不如我，要钱何用。

时间久了，墓碑基座下沉，“何用”二字被埋入地下，地上的碑文变成了“子孙胜似我，要钱。子孙不如我，要钱。”

司马同听见了那两个人在嚼，脸上飘过一丝苦笑，心里想：现在是市场经济，干啥不要钱能行？

第二天正式选村长。

老戏台前面的空地上，坐满了参加投票的村民。周围的树上拉着横幅，贴着红纸标语口号。乡里派来监督选举的副书记老邢，在那张麻将桌前坐着，面色威严，包公一般。

选举按照法定程序在一阵热烈闹腾的气氛中进行着。

监票人把最后统计出来的票数送给了老邢。老邢一看，腾地站了起来，屁股上像被马蜂蜇了一样。会场里死一样的寂静。所有投票人都憋着呼吸，睁大眼睛看着老邢。老邢张了几次嘴，没有出声。

王瘸根喊：“老邢，念啊？”

张小孬喊：“邢书记，宣啊？”

邢书记面色如水，目光迟疑。他看了看司马同，看了看王狗头，又扫了一下会场，终于宣了：“王狗头，三百八十七票。司马同，七十六票。”

邢书记话音没落地，会场里就炸开了锅。

张小孬站起来喊：“票数错了吧？”

王瘸根也站了起来，喊：“错？一人唱票，三人监票，五人审

票，全村投票的人都在会场瞪眼看着，会错？”

张小舜说：“这票肯定有鬼。”

王和尚拄着烧火棍站了起来，对张小舜说：“咦——我日死恁娘，有鬼？还有神哩，你真恁娘那×敢胡扯。”

王狗头当上了溷梁村村长。

二

司马同像只斗败落魄的狗，坐在屋里的小竹椅子上，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地发呆，一直没有说话。

娘说：“同，咱干啥非要当那个村长？当村长有啥好？‘文化大革命’在老戏台上斗大队长王净横，脖子上挂着小黑板，天下大雪，马细往脖子里给他灌冷水，铁叉用巴掌扇他脸，王臭粥一脚把他踢翻在地，摔得鼻青脸肿，差一点从老戏台上栽下来，这你都亲眼看见的，忘了？”

司马同说：“没忘。”

娘说：“要再闹‘文化大革命’，你就不怕村里人斗你？”

司马同说：“斗王净横是因为他偷队里粮食，睡马细妈、铁叉媳妇和王臭粥他姐，我又没干这些，斗我啥？”

娘说：“你为啥就非要去当这个村长呢？”

司马同扬起头说：“您没去新乡刘庄村看看，人家史来贺当村长，家家都住上了独门独户的二层小楼，村子建得像天堂。看看咱村，只有老村长和狗头家盖了楼，村里还是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修的炉灰渣路，啥时候能过上好时光？”

娘说：“狗头不是说要修十字大道吗？”

司马同说：“狗头的话您也敢信？他当了村长，村里的集体财

产会被日弄光。”

娘说：“日弄光了是村里集体的，与你何干？你是何苦哩？”

司马同不再说话，他想到了柿花。

柿花在湟梁村是天仙一样的人物。生产队时，司马同还是个小中学生，就喜欢上小学的柿花。假期割麦子，麦垄很长，司马同割得飞快。柿花割着割着，迎头对着割来一个人接她，是司马同。砍玉米秆，柿花砍着砍着，突然前面玉米秆倒了一溜，一看又是司马同。柿花去挑水，司马同家里水缸满着也挑着水桶跑到水井边，帮着柿花绞轱辘。柿花对司马同所做的一切总是莞尔一笑，含情脉脉，从不说话，像王家祖坟那一片野桃花，随风摇曳，一声不响。司马同当兵回来，柿花已二十多岁，越发长得漂亮：不胖不瘦的杨柳身材，马蜂腰，细窄细窄的，两手一卡就能箍着；两个乳房高耸，像安了大枣的发面蒸馍；两瓣肥硕的屁股走路来像两坨凉粉，一上一下地抖动着；脸蛋和脖子白皙，像刚刚出锅的70面粉蒸的蒸馍。柿花含苞待放，粉嫩娇艳，妩媚动人。司马同心中那股火越燃越烈，烧得他浑身燥热神魂颠倒夜不能寐。要选村长了，他想到柿花家在村里也是个大家族，爷爷奶奶伯伯叔叔婶婶堂哥堂弟堂姐堂妹好几十口，他们都有投票选举村长的权利。司马同给柿花写了一封信，专门跑到县城投进了信箱。

信寄走的第三天中午，街上突然传来母老虎在嚼：“小同小同，我日死恁娘！你尿泡尿照照，就你长那鳖形样？就恁家那三间破瓦房？连字都不会写，把‘亲’写成‘新’，把‘爱’写成‘受’。‘新’？新恁娘那腿！‘受’？受恁娘那×！以后再敢给俺柿花写信，把你的爪给剁了。”

母老虎是柿花娘的外号。柿花爹年轻时在县里当过小文职干部，在柿花娘眼里她男人是个比县长省长还大的官，在村里飞扬跋

扈为所欲为，遇事浑不讲理。不料柿花爹一场大病病退回家，天天一锅一锅地熬中药吃，人称老病号。柿花哥从小得了小儿麻痹症，半残废。柿花娘依然日日在村里“闯门势”，遇事有理没理先蹦起来嚼人。她口齿伶俐声厉如刀，嚼得人心惊肉跳鸡飞狗跑。街坊四邻和她有了矛盾，谁要是敢和她论理，说得她理屈词穷，或者是揭了她的短处，她会疯了一样向你扑去，然后自己一头栽倒地上，喊：“××打人了，快救人了。”人们围观过来，她“哼啊嗨啊”在地上打滚，嘴里说“××把我心口打疼了，我的娘啊疼死我了，快救救我吧”，装死狗耍赖皮，甚至跑到公社卫生院住几天不出来，让对方出医疗费生活费误工费。这女人臭本事大，在溟梁村里人称母老虎，没人敢惹。

母老虎手里拿着司马同写的信，沿着溟梁村的那条主街一蹦一跳地嚼，身后跟着她家的那条狗。一群刨食的鸡嘎嘎嘎地叫着跑了，村里不少人端着饭碗在街上看她。

张小孬笑着迎了过去，说：“婶，小同咋说也是高中毕业，还能把‘亲爱’写错？”

母老虎把信递过来说：“不信你看看，还能假？”

张小孬接过信看了一眼，笑了，说：“婶，那两个字小同没写错。”

母老虎一把夺过信：“没写错？俺上三年级的孙子给我念的，他能认错？”

街上的人们笑了起来。

司马同和娘正在家里吃午饭，听见嚼声，娘把吃剩下的半碗面条放在桌上，对司马同说：“看看你给柿花写的信，都写些狗比掰啥？八辈先人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”

司马同说：“恋爱自由，我没有错。”

娘说：“娘眼明，这些年察看过柿花，那是个选高枝站的人。她妈托了很多，一心想找个城里的干部或有钱人家。咱家靠种地，没车没楼房，柿花能和你恋？”

司马同把眼睛闭着，他不愿再看着娘。

娘的声调低沉凄婉：“小同，人活脸面树活皮，你把脸面弄坏了，让娘咋出门？”

电视机里正在播放着动物世界。南非马赛马拉草原上，一只雄狮带着一群母狮在草原上游荡。远处一只雄狮走来，步伐自信缓慢坚定，走到狮群不远处站下。突然，它大吼一声，扑向那只雄狮。两只雄狮拼命撕咬。外来的雄狮胜利了，原先统领狮群的雄狮被咬得遍体鳞伤，伤口流着血。胜利的雄狮摇晃了几下脑袋，抖抖鬃毛，两眼半眯缝着，露出骄傲的目光。母狮们向它簇拥过去，偎依在它的身后，众星捧月般地站着。那只被打败的雄狮目光悲哀，一声不响；停了片刻，孤零零地向远处走了。

司马同拿起遥控器，把电视机关了。他对娘说：“想出去打工。”

爹已经死去了好几年，他担心娘一个人留在家孤独；没料到娘长叹了一口气，答应了。

司马同收拾东西，盘算着夜里走，悄无声息地走开。他动身时已经是后半夜了，天上星光闪烁，地上黑黢黢的，全村人大都还在沉睡。

司马同提着行李悄悄走出屋门，隔壁的半截土墙上探出一个头来，低声喊：“同哥。”

张小孬在向他招手。司马同走了过去。

张小孬隔墙塞给他一个纸包，说：“同哥拿着，出去有用。”

司马同捏着那纸包，打开看是一沓钱，问：“你哪弄的这

么多钱？”

张小舜说：“选村长前一天夜里，狗头他妈送的，全村人不论大小，一人一千块。俺家是夜隔^①晚上狗头妈补送的。”

司马同问：“真的？”

张小舜点点头，说：“同哥，你太傻了，光知道往桌上摆钱。钱再多，摆在桌上，大家也只能看看，谁的都不是，有啥鸡巴用？”

司马同沉默着。

张小舜又说：“还有柿花的事。你光知道写信，写信顶屁用？狗头不写信，早把柿花干了。”

司马同说：“瞎扯。”

张小舜说：“我亲眼看见的。”

司马同说：“骗我？”

张小舜说：“骗你我是孙子。去年秋天，我夜里去老戏台后面小树林里撒尿，从老戏台后墙根那个破洞里钻出来两个人，我赶紧趴在地上，看见是狗头和柿花，狗头拉着柿花的手，分手时狗头在柿花脸上还啃了一口。”

司马同猛然想到，柿花家三年间盖了两座混砖墙新瓦房，临街的土墙换成了红砖墙，盖起了瓦门楼。凭她那半病的爹和残疾的哥，哪有这么多钱？村里曾有人私下说，都是王狗头帮的忙。现在想来没风树不摇晃。再说写给柿花的信，母老虎咋会拿着嚼我？

司马同的心像刀扎一样难受。他抬起头看天，满天的星星忽闪着，忽闪得他有些头晕恶心。黑洞洞的地仿佛也在摇晃，他觉得脚下空虚浑身发软，几乎要瘫坐在地下。

夜幕里，司马同打开院子的后门，幽灵一样离开了溷梁村。

^① 夜隔：溷梁村土话，意思为“昨天”。